

四、2017 年第五屆香港特首選舉觀察

東吳大學政治系林啟驊兼任助理教授主稿

- 民望低迷卻獲北京堅定支持的林鄭以 777 票當選香港特首，顯示北京治港政策首重貫徹其統治意志，而非討好香港民意。
- 選舉前夕中共港澳辦重要人士遭撤換及梁振英決定不連任，讓民主派人士對習近平有所期待，期仰賴選舉推進民主的體制內路線，惟仍高估北京改變遊戲規則的意願。
- 香港低民望、北京高支持為新任特首的特色，日後涉及中港關係重大矛盾或北京推動的重大法案，港人民意恐非其主要考量。

（一）前言

香港現行的政體下，行政權力主要高度集中於特首一人手上；而北京透過不足 1200 人選舉團間接操控香港特首（港人稱「小圈子選舉」），即可控制統治香港的政治權力。這個「有限選舉」的機制過程行之有效，不但為「一國兩制」政體提供合法性及「民意」授權，也鞏固統治集團在港聯盟的利益分配。由於特首人選誰屬，直接揭露北京的治港政策走向與意志，特別是經歷 2014 年「雨傘運動」後一連串政治抗爭，「中港關係」與「一國兩制」政體備受港人質疑與挑戰，加上前任特首梁振英在選前突然宣布不連任，使得本屆特首選舉在選前添增一點懸疑氣氛。

但此屆選舉的懸念也僅只於此，民望始終低迷卻獲得北京堅定支持的林鄭，在政治力量分佈不平均的 1200 人小圈子選舉中，「無意外」地以 777 票當選，遠遠超出民望支持度較高對手曾俊華的 365 票。第五屆特首選舉至此落幕，但整個選舉過程中，北京政府在林鄭與曾俊華之間的抉擇、泛民主派陣營的戰略思維，以及其後林鄭的當選，都對香港的民主發展以及「一國兩制」的前景，帶來艱鉅的挑戰。

選後香港民主勢力的現況、困境與發展，以及未來香港「一國兩制」政治體制與政黨政治發展的前景，均值關注。

表一：第五屆特首選舉重大時間表

2016 年	
12 月 9 日	梁振英宣佈不連任
12 月 11 日	1200 人選舉委員會選舉
2017 年	
3 月 1 日	提名期結束
3 月 14 日	電視公開辯論
3 月 26 日	特首選舉投票日
3 月 31 日	國務院通過林鄭的特首任命

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二）北京的祝福

香港政治觀察素有「向上看、向北看」之說，亦即香港政壇的一舉一動背後都涉及北京政府的意志，必須「仰上位鼻息、看北京意思」。北京政治意志的表徵主要從兩個方面可以看見，一是親北京力量（亦即建制派政黨、人士、傳媒）在選舉中的角色；二是「風向」政治：自從 80 年代開始，北京一直有意識建立籠絡及培育的陣營，在這些團體選舉中成為動員民意支持的重要分支。另外，中共亦透過消息人士傳遞訊息（「帶風向」），一直明示暗示屬意候選人的條件、支持度等等，造成「既定事實」，又令一般大眾及政界覺得「阿爺（北京政府）首肯」、「得到中央支持」是特首候選人必要條件也是政治現實。因此選舉之初，林鄭與曾俊華之中，誰能獲得北京「祝福」，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綜觀整個選舉過程，實質影響結果的轉捩點只有兩個：一是北京「棄梁保林鄭」之舉；另一關鍵則是在提名票數背後的玄機。早在候選人宣佈參選前，現任特首梁振英在 2016 年 12 月 9 日「因照顧家庭」宣布不參選後的隔日，林鄭月娥以「（梁宣布不參選決定）這個變化非常之巨大，自己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情況」為由，投入選戰。北京「中途換馬」的決定，震驚了整個香港，而林鄭的參選更讓人好奇，北京究竟打什麼算盤。

以曾與林鄭二人資歷來看，65 歲的曾俊華生於香港，13 歲舉家移民美國，1982 年加入港英政府，之後更擔任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的私人秘書。1997 年移交後歷任海關關長、規劃地政局局長、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2007年升任財政司司長。早在2015年6月時任財政司長的「財爺」曾俊華出席北京「亞投行」成立儀式時，習近平刻意穿過人群與曾握手，讓他得到「習握手」之名，一躍成為特首的熱門人物。當曾宣布有意投入大選，他的聲望便居高不下。

同屬典型香港官僚背景的林鄭月娥，現年59歲，1980年港大畢業後進入港英政府服務。先是任職於財金部門，九七後曾主管社會福利署和民政事務局、發展局局長，2012年升任政務司司長，並成為特首以下的特區政府二把手。她在發展局局長期間揚言打擊新界地區房屋違章建築、2007年「皇后碼頭」拆除事件，以及2012年面對反國民教育爭議和2014年處理「佔中」示威時，她的強硬作風都引來不少非議。

但不同於曾俊華在港人心中高民望高支持，民望較低、起步較慢的林鄭，卻獲得了中聯辦系統的大力支持，甚至要求選委、各界知名人士、政團社團協會領袖發聲支持林鄭月娥參選特首，以「營造支持林鄭月娥參選特首的輿論氛圍」（香港蘋果日報，2017.3.24）。

到2017年3月1日提名截止日，三位候選人中，林鄭囊獲580提名票；曾俊華則獲165人提名，無黨派的胡國興則獲民主派選委180人支持。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特首候選人當選至少要得到600票，林鄭離當選門檻僅有二十票之距，充分展現其受到親北京建制派支持的渾厚政治實力，三位候選人實力懸殊高下立判，至此選舉大局已定。最終結果，林鄭果然在建制派選委全力挹注下順利當選，曾俊華雖得到「300+」民主派選委的支持，但仍有不少差距。

（三）曾俊華：成也民望，敗也民望

曾俊華提出的「修養生息」口號，提供極大的誘惑，成功擊中淺黃與淺藍支持者的心理，加上他卓越的選舉公關團隊，帶來耳目一新的氣息，為他贏得了不少讚譽，有別於以往「小圈子選舉模式」：只著重對有權投票的選委或大眾傳媒，他勇於走入群眾，直接訴諸香港市民，所到之處也受到大批市民夾道歡迎。許多民主派人士紛紛化身為「薯粉」（曾俊華因長著鬍子酷似洋芋片食品廣告人物，而被暱稱為「薯叔」，支持者則被

稱為「薯粉」)，在臉書上忘情地為曾俊華拉票，渾然忘卻大部分選民其實沒有投票權的現實。選前一週曾俊華支持度來到 56%，獲得過半受訪者支持，而林鄭月娥的支持度則僅有 29%，兩人支持度差距達 27 個百分點。

面對選舉結果，不少人質疑，北京為何執意「棄曾保林鄭」，而錯失攏絡香港民心的大好時機，但如從北京政權統治心態來看，其實也不難理解，北京治港政策首重貫徹其統治意志，而非討好香港民意。曾俊華的高民望背後有不少是來自傳統泛民主派的支持者，這一點恰恰成為北京的擔憂，未來曾俊華即便不是「挾港人民意自重以抗中央」，僅是「對民主派萬般隱忍、處處讓步」，這已經足夠讓北京坐立不安。

（四）林鄭當家，建制派重新團結

不同於 2012 年特首選舉中「梁唐之爭」帶來建制派內部的大戰。此次林鄭在中聯辦的號招下，獲得過去唐英年系統與梁振英系統的共同支持，使她最終得票 777 票，一舉超越 2012 年第四屆特首梁振英的 689 票（當年唐英年則拿到 379 張），被形容是建制派的大團結。

一方面，在 2012 年梁振英上台及 2014 年兩傘運動後，北京對港手段日漸加強變得直接而不加掩飾（明報，2017.1.23），這使得原本香港的「代理人」更爭相效忠，免得成為權鬥下的代罪羔羊，形成現在一面倒親北京的局面。

有些論者偶爾會提及以港資對付北京力量，且看以往中共在港的管治結盟如港資商家等的投票意向，卻難以發現鬆動的可能。李嘉誠及地產集團基本上都支持林鄭，只有一財團支持曾俊華。雖然新民黨葉劉淑儀最早在 2012 年特首選舉後及 2015 年 2 月明示想要參選，但她最終沒有獲取足夠的提名票參選；在 2017 年 4 月，黨內另一代表田北辰帶著半數區議員離開新民黨，建制政黨維持以民建聯工聯會的結盟為重，親資本家的新民黨不被重視。另外一港資政黨自由黨則高調支持曾俊華，但在 14 年兩傘運動時，自由黨黨魁田北俊公開呼籲梁振英考慮向中央請辭，五天後全國政協常委會首次引用政協條例，撤銷田北俊的政協委員職務。事件顯示中共沒有對香港建制派留有反對派的任何空間。

另一建制派對壘在於親北京鷹派的梁振英及港澳辦，以及屬鴿派的開明建制派曾鈺成。曾鈺成在3月15日投票日前夕透露，他在16年時「向『知道北京意圖人士』表示，若沒有人參與特首選舉，自己有意參選，獲回覆指不會支持你」、個人估計原因為「對一國兩制的看法，與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有出入」（香港 01，2017.3.15）。在林鄭當選後，曾的寄語為「呼籲中央對港事務官員摒棄敵我意識」（香港 01，2017.4.4）。

（五）泛民主陣營戰略的分歧與誤判

面對特首選舉制度的遊戲規則本身就不利於民主派人士參選，泛民主派陣營在一開始便出現意見分歧。民主黨與公民黨等溫和民主派人士提出「Lesser Evil」（選兩個蘋果中比較不爛的一個）的說法，主張泛民在這場選舉中應支持形象更開明親民的曾俊華，而非被視為「梁振英 2.0」的林鄭月娥，或者如以往歷屆特首選舉一樣，推出泛民共同支持的候選人名單。

此一戰略的成功仰賴一大關鍵，亦即「轉軌」（亦即改變政治立場）的建制派選委有多少人？從政治現實來看，選委由1200人組成，按規定候選人最少要拿到601票才當選，而民主派掌握的選票約有300席（港人稱為「300+」）。曾俊華要當選必須爭取301張建制派選票，但林鄭所獲的建制派提名票已逾580票，曾所獲的支持票僅有165張，其中大部份更來自民主派的支持者。換言之，最保守估計，要有301位建制派選委人願意支持曾，再加上民主派的300位選委，才有可能影響結果。要影響這些建制派候選人，唯一的可能就是北京意向的轉變，特別是習近平的態度。

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發生之際，泛民主派陣營之中便廣泛流傳一個訊息：「習近平對梁振英及江派當權者等強硬手段有不信任，對中聯辦形成貪腐集團有戒心」，「習江內鬥」之說更是不脛而走，運動期間中共亦要從多方確認消息，重整對香港判斷（端傳媒，2016.10.16）。於是許多參與傘運的決策者或支持者輿論，都認為必須利用「習江權鬥」所可能產生的政治縫隙，作為運動策略。

即便「雨傘運動」最終無功而返，但相信習近平會「撥亂反正」、

「消滅港澳辦貪腐團夥」的說法，仍不斷出現在香港政壇。特別是在選前敏感時期，港澳辦重要人士遭撤換（香港 01，2016.12.27；蘋果日報，2016.12.10）、以及梁振英決定不連任之後，更讓許多民主派人士相信，這是因為習近平「不願見到香港局面繼續撕裂，重演 2014 年雨傘運動者對抗紛亂的情況再發生」。因此北京政府（特別是習近平）可能體納港人民心，讓民意支持度更高的曾俊華，在最後關頭打敗民望低迷的林鄭，雀屏中選成為特首。

但這種說法不被民主陣營中抗爭派人士接受，如前社民連黨主席梁國雄（長毛）眼見民主派日漸鬆散，他提出的目標，「爭取公眾提名支持，向香港人解釋出選的理據，讓民主派的聲音進入特首選舉的平台」（八鄉朱凱迪臉書，2017.2.8）。他希望爭取 3.8 萬個公民提名，以參加特首選舉（端傳媒，2016.2.6）。

長毛本來依賴網上提名，但網上系統因保安漏洞停止 9 天；結果他們集中在街頭收集提名，朱凱迪在後期也明確加入街頭拉票的隊伍。在 2 月 26 日宣佈得到提名為 20,234 位，未有達標棄選。此事對社民連打擊甚大，黨內支持者對長毛參選意見不一，有務實派認為應集中支持有勝出機會的曾俊華，但亦有支持者認為長毛參選是違背過往聲討特首選舉的立場，後者應為溫和民主派對此的主要回應。由於社民連接班仍然成問題，選舉後社民連可否維持下去也視乎長毛的領導，此舉將影響甚遠。

身兼高等教育界選委的佔中發起人戴耀廷，也曾提出以公民提名方式決定民主派選委的提名意向，甚至推舉一名民間特首，但計畫卻沒有得到熱烈回應（明報，2017.1.16；立場新聞，2017.1.20）。原因是因為公民提名系統有安全漏洞，加上公民提名會對民主派選委策略加以限制，沒有得到政黨響應呼籲（香港 01，2017.1.14）。

（六）結語：夢醒時分？

選舉結果毋寧是令許多民主派支持者感覺失望，泛民做了一場「習大大是明君」的夢，然後陪著玩一場「真小圈子假普選」的遊戲。於是當「我要真普選」（雨傘運動中的重要口號）變成「我要曾俊華」，卻只得到北京冷漠的回應。

選後許多民主派人士質疑「由選舉推進民主」的路線，傳統政黨固然可以從風起雲湧的社運路線手中拿回發言權與議題設定權，但單憑擴大選舉中的民主陣營版圖能否一舉推動香港民主發展？首先，香港當前的選舉制度，只是小規模、有限的政治參與，無法捲動更大能量的參與。雨傘運動所帶來的青年覺醒的熱情與能量，一旦進入選舉場域，很容易因為選舉的現實利益，在政黨版塊爭奪中，特別是在理念相近同路人的殺伐攻戰而逐漸消磨殆盡。再者，過度仰賴體制內路線，而不是根本挑戰統治政權的正當性，這樣的假設，顯然低估了北京改變遊戲規則的能力與意願。2016 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先有候選人因政見涉及港獨主張而被除名；後有兩位本土派年輕新科議員因誓詞爭議而遭剝奪當選資格。這些事件已充分顯示，香港選舉制度的公開、公平與公正，已受到北京的直接干預。未來，香港民主選舉勢必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另一方面，林鄭以低民望當選特首，反映背後小圈子選舉的荒謬性。林鄭比過去梁振英在民意戰及選舉策略上更顯消極，但卻贏得更高的建制派選票支持。甫上台的林鄭「低民望、高支持（指依賴北京與建制派支持）」是一大特色，之後如何解決管治危機？素來自視甚高、好勝心強的林鄭當然不會坐視民望持續低迷不振，她應該會努力在民生議題上爭取港人民意支持。但涉及中港關係重大矛盾爭議之際，或者面對北京亟欲推動的重大法案（如 23 條立法、愛國教育預算等等），港人民意向背顯然不會是她主要考量，畢竟北京才是她的大老闆，這是她無可迴避的政治現實。